

# “无名”冰球队七年仅一战,却热爱不熄



右图:2020年12月25日,队员们在富蕴县体育馆室外冰球场训练(无人机照片)。上图:教练周晓凤。下图:队员们在训练中。

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



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5日电(记者马锴、朱翎、董博婷)大唐的冰球队没有名字,建队6年多打了上百场队内练习赛,却只参加过一次正式比赛,而对手多是临时组队。

大唐的全名叫唐加尔克,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一名初三学生。在认识教练周晓凤前,他从没打过冰球。见过冰球,甚至都没怎么滑过冰刀。他做过和冰上运动最沾边的,就是在冰雪路面上“打出溜滑”。

几年前,富蕴县开展特色体育进校园活动,陆续开设速度滑冰、雪地足球等课程,供中小学生在业余时间自主择项练习。作为县业余体校的教练,周晓凤带着冰球比赛、教学的视频到各个学校推广,节奏多变、转换快速、对抗激烈的画面吸引了不少男生。

其实,那时的周晓凤也不太熟悉冰球,仅靠看视频、查资料自学了冰球的规则和打法,“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”。周晓凤原是名速滑教练,她感到相比速滑来说,青少年对有趣味、有对抗的集体项目更感兴趣,参与持续时间更长,“冰球就是个好选择”。

## 家门口的足球场,有希望了!

曾几何时,在家门口,在社区的足球场踢球,是一种奢望!

如今,这种奢望变成了希望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体育总局日前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全面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设施建设的意见》提出:到2035年,地级及以上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设施设施全覆盖,具备条件的城市街道、街区内配建一片标准足球场设施。

这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,保障群众参与体育运动,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、幸福感的有力举措。但是,政策从出台到落地仍有距离,包括社区足球场在内的社会足球设施建设面临“选址难、审批难、运维难”等难题。

如何让老百姓真正享受政策红利,考验着决策者和实施者的智慧。

### “接地气”的新政

一位地方足协负责人说:“我们一直喊‘足球从娃娃抓起’,但没有球场怎么踢?场地缺乏是困扰足球发展多年的问题。大力建设足球场,抓住了要害和根本。”

他表示,我国的足球场地存在分布不均、使用不便等问题。中心城区开发完了,土地稀缺、金贵,新建场地难度大,近些年新建场地大都远离城区,不利于群众踢球,球场很大程度上沦为摆设。社区球场建在老百姓身边,既解决了使用率问题,更体现了便民、利民思想。

作为社区足球场建设者和运营者,朝向集团董事长陈朝行说,国家足球场建设政策越来越具有现实和落地意义。

虽然国足成绩难尽人意,但足球向来为国



为了吸引更多青少年踏上冰面,2013年底富蕴县体育主管部门在对口援建的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帮助下,建立了当地首支青少年冰球队,并申报建成了王嘉廉冰球希望学校。自此,周晓凤开始向冰球教练转型,赴齐齐哈尔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接受了一个月的系统培训。

几乎零基础的她要从穿戴护具、操握球杆学起,再到带球射门、战术跑位,甚至连冰面滑行也要从头练。“冰球对滑行时变向、急停急起和对抗后保持平衡的能力要求很高。”周晓凤说,“技术、战术就更复杂,只能边学边练边琢磨。”

培训归来,周晓凤带着孩子们操练起来。头一个冰季,没有带挡板的冰场,也没有护具和球杆,球员们只能穿着速滑用的冰刀在环形冰道上找冰感。当王嘉廉冰球希望工程捐赠的首批专业护具送来时,大唐和队友们穿着大了一圈的护具在冰道上滑了整整一下午,时不时地故意摔倒,“想试试是不是真的不会疼”。

### 五大难题待解

政策很“丰满”,现实很“骨感”。要让政策落地,需经过五道坎。

#### ——土地政策

北京市近年来的社会足球场地多建在公园绿地、社区空置场所等非体育用地,由于缺少土地利用政策,场地建成后面临拆除风险。

投资一块足球场一般至少要3年才能回本,一旦拆除,投资方损失巨大。所以投资方进入该领域非常谨慎,建成运营后在场地维护方面也缩手缩脚。

对于地方来说,建设体育场地时,规划部门先做一个大控规,然后根据每个地块做详规,做大控规时很少能考虑体育用地。以某直辖市的社会足球场为例,90%都不是规划体育用地,大部分是利用城市“边角料”建场地,都属于临时场地,一旦城市有新规划,随时面临被拆危险。某直辖市一个小区旁原来是荒地,建了一个带状公园,并在绿化带里建了两个小足球场,刚建好两天,足球场就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违规。

根据住建部发布的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,居住区绿地公园中应设置10%至15%

渐渐地,前来尝试、体验冰球的孩子越来越多。周晓凤从中挑选了50多名冰上感觉好、身体结实的孩子,组成了一支小到八九岁、大到十五六岁的“混编队”,利用周末、寒暑假坚持定期训练。其中,个头最小的巴合达那非要做守门员,而他穿着全套护具也还没球门的一半宽。

为了让孩子们能“安全体验、安全训练”,当地政府加大投入,铺设了有专业挡板的室外冰场,添置了数十套青少年冰球护具。黑龙江省援疆指挥部也先后选派了三任专业冰球教练与周晓凤搭档,共同提高球队训练水平。

设施完备、器具齐全,训练科学,冰球队越来越像样了,周晓凤和队员们有了新的目标,“去参加正式的青少年冰球赛,和高手过过招,称称自己的斤两”。建队近7年来,他们唯一的正式比赛是在去年初的阿勒泰地区第五届冬季运动会上,而对手都是才组建不久的新球队,用大唐的话说就是“打得根本不过瘾”。

的体育活动场地,该规定并未得到切实落实。

#### ——专业运维

绝大多数足球场地为露天,受天气影响,设施易加速老化,容易对场地使用者造成一定运动伤害。“重建轻管”现象仍然存在,不少场地建成后移交所在小区或街道管理,管理维护不到位,社会化专业运营程度不足。

#### ——专项资金

足球场建设资金多来自政府筹措资金、体育彩票公益金等,来源较单一,缺乏专项资金。社会资本多受政策所限,缺乏“进场”动力。

#### ——审批复杂

有些省市区鼓励利用公园绿地、拆违还绿用地建足球场,但在实施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政府审批部门和途径,场地运营还需工商、税务、城管等部门配合,企业难以既合法又高效地建设足球场。

#### ——监督机制

不少受访者认为,足球运动受到极大关注,国家出台了不少政策,如足改方案等,但不少地方落实不到位,原因在于缺乏监督机制。

### 破题

针对上述难题,多地体育界人士给出建议,一是制定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足球场的工作指引,消除拆除风险,打破土地利用界限,提倡复合用地、综合利用,确保足球场供给。

二是完善财政补贴政策 and 申请流程,探索采用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、委托管理、PPP等方式建设足球场,对介入的社会资本落

但周晓凤心里也明白,以球队眼下的水平,跟发展青少年冰球多年的东三省球队还有不小差距,再考虑到外出参赛经费、安全保障等因素,还不能太着急。“有机会去参赛就抓住机会多交流、多学习,没机会参赛就扎扎实实把训练做好。”她说,“就像打冰球一样,所有的防守、控球都是为了最后的射门。”

在不少人看来,一支西北小城的冰球队没有响亮的队名,鲜有正式比赛,人员也不是很固定,似乎不值一提。但佳木斯市冰球队教练洪德军却不这么想,来援疆刚两周多的他已经带着孩子们训练了三次,在他眼里,这些孩子7年来不曾消减的热爱弥足珍贵。

“发展冰球运动就像种一片树林,想长起来可不止一二十年。”他说,“这些孩子对冰球的爱是最好的树苗,只要我们肯踏踏实实浇水、施肥,冰球运动就能越来越有基础、越来越有发展。”

随着我国“北冰南展西扩东进”战略的持续推进,新疆阿勒泰地区在对口援疆省市的助力下,已组建10多支青少年业余冰球队。

实土地、税收、金融等优惠政策,对建设运营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。

三是通过委托授权、购买服务等方式,招标选择专业社会组织或企业运营足球场,并利用“互联网+”手段进行运维。既减轻政府负担,又符合群众利益,提升场地利用率、盈利能力。

四是以各相关部门联合办公的创新方式打破壁垒,提高工作效率。

陈朝行对审批感触很深:涉及多部门,很难协调。他建议归口到一个牵头部门,企业对接牵头部门,牵头部门协调有关部门,简化审批程序。

记者调研时还发现存在个别球场质量不佳的情况,有相关人士建议,将那些存在严重问题的球场,应追究问责。

对于社会资本,2015年出台的《成都市示范性足球场建设验收和奖励补助办法(暂行)》指出,社会足球场建设竣工后,由场地运营管理机构向区县体育部门提交申报材料,初审核实后,成都市体育局委托市足协对场地验收。验收合格后,由场地所在地体育部门向市体育局申报专项补助。受补助的足球场规划用地使用时间应不少于5年,避免出现取得补助后更换项目的情况,同时还对场地规定了免费开放和低收费时段。

令人欣喜的是,国家正在通过城市试点进行破题。据介绍,住建部会同体育总局自2019年4月以来,在9个市(县)开展城市社区足球场设施建设工作,并已取得一定成效。(执笔记者:公兵;参与记者:张泽伟、王浩明、汪涌、王恒志、吴书光、肖世尧、王楚捷)新华社北京电

77岁的田福秀多年来致力于健美操青少年培训,如今依然工作在教学一线。“健美操是一项充满青春活力的运动。”她说,“而我让自己保持青春的秘诀,是热爱、追求与坚持。”

### 热爱

冬日清晨,街边广场上的晨练者寥寥无几,田福秀就是其中之一。压腿、伸腰、扭胯……这是出身体操世家的田福秀从小练习的基本功。已过古稀之年的她依然动作灵活、步伐矫健。她说,“爱运动的人永远不老。”

田福秀年轻时是一名体操运动员,退役后一直从事健美操教练工作。“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,但我从没想过离开,因为健美操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”她说。

“跃起、躲肩、抛起,接着360度转体……”在山西省临汾市第三中学健美操队训练室里,田福秀正在对队员们进行指导。这个生活中和蔼的老太太,一到训练场上就成了学生眼中严厉的“师太”,一个动作她往往要抠几十遍,每个细节都力求完美。

训练之余,田福秀每日的必做功课是写教案,训练的计划、发现的问题、想到的新动作,她都一一记录在案,几十年下来教案本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。

“有人觉得校园健美操就是随便跳跳,但我始终以专业的态度和要求来教孩子们。”田福秀说,“因为我知道,只有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,才能引导他们真正爱上这项运动。”

### 追求

20多年前,时任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健美操队教练的田福秀,在一次带队外出比赛时发现,参赛队伍中竟然没有山西省的少年健美操运动员,这让她深受触动。“我看到的地方的小孩练得都很好,我想我们本地的孩子也不比他们差。”她说,“所以我就下定决心,健美操要从娃娃抓起。”

2000年,临汾市少年健美操基地在田福秀的努力下正式成立。克服了缺生源、缺场地、缺资金等重重困难,田福秀凭借执拗的精神一步步走下去,她的目标只有一个:“带领队员们冲出全国,登上更大的赛场。”

2002年,田福秀带队参加了全国第十二届学生运动会健美操比赛。“当时我没信心,但最后成绩还不错,我们最好的名次是第三,这让我很受鼓舞。”她告诉记者,此后队伍每年都要参加全国比赛,成绩越来越好。

2004年,临汾市少年健美操基地与临汾市第三中学合作,成立了临汾三中健美操队,田福秀担任总教练。2006年,临汾三中健美操队通过层层选拔,代表中国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少年健美操锦标赛,最终斩获一金一银。

“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瞬间,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与自豪。”田福秀说,“健美操让我的人生变得精彩而不凡。”

### 坚持

活力的舞步加上动感的音乐,点燃了原本沉寂的临汾三中体育馆。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健美操预赛中,这支队伍参加了五项比赛并荣膺四项冠军、一项季军,而随着他们的回归,校园里再次刮起一股健美操热潮。

如今在临汾三中,越来越多孩子正在加入练习健美操的队伍。“2004年,就在这个训练室,只有几个孩子来参加健美操训练,可你看今天,人多得我快装不下了。”田福秀说,“这样的变化并非一日之功,是我们20多年努力坚持的成果。”

从一无所有起步,田福秀与健美操队的教练们一步步摸索、尝试、完善,逐渐建立起一套涵盖4岁到17岁,从基础训练到精英培养的青少年健美操培训体系。她告诉记者,2004年以来,临汾三中健美操队共获得国内外大奖300多个,为健美操国家队输送了11名优秀队员,培养出200余名国家健将级和国家一级运动员,不少孩子借助健美操圆了大学梦。

如今,77岁的田福秀仍然坚持每天亲自上训练课,“只要我还教得动,就会一直教下去。”她说,“看着青春洋溢的孩子们热情舞蹈,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。”

(记者刘涛涛、韦骅)新华社太原电

## 七十七岁健美操奶奶的『青春秘诀』